

形容詞贊美詩

2013年的整个3月,我都在恍惚之中,因为从此自己将开始职业写作。告别从事了20多年的编辑岗位,我擦去办公桌上的指纹,收拾得像犯罪分子离开现场。由于本性上的健忘、混沌和偏执,这份职业易于让我紧张和内疚,直至压力难以承受。那些受我责难、令我愧疚的作家们,我不曾有益于你们的人生,好在今后,我不再是个祸害。

我天生懒散,以前总拿编辑工作当借口,陆续续续,写得很少。因为我把时间都浪费了,所以我就没有时间了。勤奋对我来说或许并不适合。我曾说,对于天赋不足的写作者来说,平常最好不要时时构思,就像一个神经衰弱者,若非睡眠时间就不要躺到床上一样。可现在,只剩阅读和写作了——活到中年,除此之外,我没有过其他的坚持。并非自证纯粹,而是说,我的寡情寡趣,惟有通过单一的途径才能有所调整。我的读与写,包含着某种自救的成分。

比之写作,我更愿意成为阅读者。我觉得,阅读者的体重有一部分由书籍的脂肪组成——那些美妙的字词,那些高蛋白的小昆虫,或许早在童年就帮助他们理解了什么是飞翔。像置身花丛的蜜蜂,尾刺不经意地划过蜜槽从而沾染芬芳,这就是阅读者得到的赞赏。我读书缺乏体系,盲区甚多,尤其中国传统文化这块。对我个人来说,何谓传统?究竟什么才是我文化意义的经书?我的兴趣和能力集中在翻译文学领域,那就是我的源头——吃国产奶酪长大的孩子,消化道始终被异域食物填充而获得了适应性的营养。这是否意味着,在一种先天性的背叛里,我终将无法忠诚?阅读使我从庞大的写作者阵容里找到与自己相似的血缘,有的名字未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量,但我知道若是自己整形,看着勒口上的作者照片……那或许就是我想要的一张脸。

嗜好密集而浓烈的风格,我爱那种个人口音很重的文字;阅读影响着我的创作,同样是繁复、绵密、任性到一意孤行。每当读到心仪之作,我情不自禁学习那个作家的语感。当手法拙劣的剽窃者遭受鄙夷,小心而隐蔽的模仿者已完成秘密的致敬。我明白自己由此偏离公众趣味,丧失读者,甚至责任编辑看我的出版校样时都产生过类似高原反应的头晕和窒息,但我并不为此羞耻。寂寞就寂寞吧,我喜欢人烟稀少处的清静;如果有幸,我可以更靠近某些只存活于边缘地带的真理。

其实我的态度并非傲慢。我承认从未摆脱困境,总是一再陷入怀疑和自我厌弃,写作培养了我对自己的蔑视。偶尔的夸奖也难以使我振

作,反而是批评,能使我获得奇怪的安全感,如敲背之妙。

我最爱诟病的特征是华丽,是涵涌的词,是缭绕的句式,以及路线复杂却腹腔空旷的意义迷宫。“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拆碎下来,不成片段。”这是审美和境界上的局限。我难以克制地迷恋浮巧小智,强迫症似的寻求对偶效果——从成语的四字工整,到哪怕 is 残剩比喻里所暗示的神谕。我知道留白必要,知道手起刀落的快意,知道刃若锋利,必去除由装饰带来的障碍……道理我全明白,可情不自禁:比之寒光,我更易醉心于刀鞘上的雕花。

工笔、巴洛克、浓墨重彩。它们都是在缓慢中积累足够的形容词。是形容词,带给我写作中的安全感。比如,当我们使用“月亮”,它是公共的名词,并无个性;当前缀形容词,无论“魅惑的月亮”还是“清凉的月亮”,都包含了写作者的态度,使事物新具私属的性质。反复标记的形容词让我心花怒放,有如贪婪的老财主守着他的密码锁:我的,我的,都是我的!其实,形容词既是我的密码,也是我破解世界的长柄钥匙:金属上的独特缺刻在锁孔里旋转,随后从秘境里透出光线……

许多大师和前辈的成功在于:简洁而有效地使用动词,尽量减少对形容词和副词的依赖;许多学生腔的作品,都习惯堆砌过量的形容和泛滥的抒情……尽管有许多的经验与教训,我依然不悔对形容词的热爱,依然向死而生。我深知,与创作规律存在出入,我将由此遭遇自由或付出代价。

喜欢繁复修辞,但我讨厌甜美主题,讨厌花丛中的喑喻。我像只彩虹色的热带苍蝇,带着过分的艳丽,带着蛛网般的细腿上携带的一点不详的观念,手脚轻捷,无声抵达,无声远离……我愿做个低调而有效的作恶者。

认真地写下去。我羡慕而从 not 嫉妒那些优秀的女作家,不是美德驱使——嫉妒是拥有同样的才能却没有得到同样的机会,相对于我的小才能和称不上努力的劳动,命运对我,已是厚待。多少写作者幻想自己创作出伟大得有如天堂建筑的作品,可面对的,却是被推倒一片的残局生活。相比之下,我已心怀感恩。

我当然知道,执拗有时适得其反,积重难返的风格容易散发暧昧而倾向于败坏的气息。我觉得满意的文字不多,又反复翻看数年前的旧作,感觉未颜改,把自己气得青面獠牙。但这意味着创作上的进步吗?一个多年未遇的朋友读罢我的新作,给予简短有力的评价。他鼻孔里喷着冷气,说:“还是那样,写得顺的像山东快书,写得不顺的像绕口令。”

■印象

□周晓枫

《周晓枫散文选集》放在手边,素面,她的名字占据了封面的核心位置,书法体,飞扬,轻浮,跟她本人有相当反差。

周晓枫的文字识别度极高,强烈的洛可可风格。不少人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这么写太累了吧,光看着都需要吸氧,写的时候还不得一边输血一边打营养液吗。事实上,如果要写正常信息密度的散文,对她来说,倒是个先拿大顶再360度转身接倒空翻的活计。她今天散文中中的华丽和炫目,在当年那篇得到满分的高考作文中早已一一呈现。我记得大学一年级的军训结束时,就算在公文式的思想总结中,她也布满了豪华的排比句和精密入微的比喻和通感。这直接让军训的班长发抖,他看完了全文,完全没有领会这篇总结的意思,这跟他熟悉的“一定,鼓舞,必将,坚强,信心”类的文章完全不同。班长跟我关系不错,这个淳朴的军人拿着文章悄悄找到我,问我对它的看法。我犹豫了半天,告诉他:这篇总结的意思是,军训让人升华,嗯,就是那种,可以升华到平时不可企及的境界,特别有高度,高到缺氧的那种高度哦!班长歪歪扭扭地走了,不知道我的安慰是否见效。只是他不知道,我对他的印象,跟那篇汉大赋风格的思想总结紧密相连。我怀念他。他不是第一个被这种文字震慑和吓到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周晓枫不会骂人,我说的是那种街头的骂人,这一方面源自她的教养,一方面源自她对语言的洁癖和修饰的本能。在激烈的冲突中,会比较吃亏。一个普通人组织短句的效率,不见得比思考速度快得多的周晓枫占便宜,但是一句指责对方的话,如果需要对方调动对修辞手法的理解、文学作品的记忆、典故的翻译,才能体会出个中深意,基本上是一种无法势均力敌的吵架模式,即使获胜,对方也毫无优越感可言。我惟一能记得的,只是周晓枫描述某人无能的表现。那位在厕所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跟曾经发生过冲突的旧人说话非常相似,她吓坏了,本来在尿尿,“破折号都变成了省略号”,周晓枫同情地说。

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她非常珍惜自己所说的难听话,在说过精彩的难听话之后,她会刻意记住,回头说给我听。绝大多数在我听来,也不过是金风拂面,薄有寒意,达不到劲风扑面效果,但我也必须承认,经过长年对于胆量的训练,加上幽默的含金量,她的难听话也已经逐步自成一家。印象深刻的难听话有:有人说这篇小说是垃圾,我觉得不是,垃圾还可以分类,还可以再利用,这个顶多算一种呕吐物,吐完又舔回去的那种。

应该说,她确实具备刻薄的才华,不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刻薄不过是啤酒中的酒精含量而已,为不喜饮的人带来微醺,更多的部分,则是可以解渴的水,以及带有审美功能的金黄色泽。一到文字上的臧否,她立刻充满彪悍直接的勇气——用勇气这个词太低了,是本能。

缓释的主张

□方希

这种带有宗教感的诚意,让她面对自己的文字,也显得残酷无情。

某年她获得了冯牧文学奖,颁奖词的第一句就是“周晓枫的散文冰清玉洁”,她在电话里跟我念出了这句话,我们大笑。晓枫知道,对于写颁奖词的人而言,“冰清玉洁”四个字绝非全然正面的评价,这似乎是对她早年散文的某种描述和暗讽。她早年散文的关键词,是上帝、童话、婴儿、花朵、善恶,大多数看过的人,无法想象作者本人还具有正常的消化系统和生殖系统。2003年前后,她的题材发生了重大转向,身体和器官、羞耻和觉察成为她关注的内容,她的散文在细密之外,包裹着冷静和残酷的寒光。

那段时间大概是她收获骂声最多的时候吧。我一度对她非常担心,对于别人一句不实的指责都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她如何承受这些激烈的否定和辱骂。很意外,她完全不在意,完全的意思是,她丝毫没有把这些话放在心上,吃喝拉撒不受影响,接下来的散文写作,也没有一丝向骂声妥协的征兆,相反,她越发兴高采烈,并向没心没肺的深渊滑得更远。我甚至怀疑这是某种自我保护,经过缜密的观察,我知道不是,这才放下心来。

她与否定的漠然,来自于对自己兴趣和能力的把握。事实上,一个成熟的作家会有自己的尺度。众声喧哗,而她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几个她尊重的人的评价,不是倾向性的评价,是技术性的评价。屏蔽大多数数反馈并不需要她真正劳作的努力,她不过是借此消解了人工的栅栏,给自己留出了撒欢的空间。她越来越直接,是因为越来越知道在做什么、往哪儿去。我喜欢她现在散文的走向,像打着绑腿翩翩起舞,紧实的韧带重新组织肌肉的强度,而无损舞姿的曼妙。《铅笔》是她至今为止最好的散文,也是一篇被低估的散文。回旋的结构,让这篇散文散发着宝石般的光芒,形式本身深度介入了内容,在若即若离的局部篇章中,她的反思和怀想被拉长。在形式的探索上,目力所及的散文作者中,鲜有人比她走得更远。

我和晓枫在少女时代就认识,彼此都认为是成长期最大的创伤,在互相侮辱上面,各占胜场。她底子里依然是一个没有侵犯性的考拉,只是从一个特别爱操心、惟恐别人指责的人,逐渐变成了一个只要有人负责,就迅速将智商降为负数以逃避责任和选择的寄生分子。跟她旅游是一件苦事,她既不会记账,也不参加规划,只是没完没了提出各种不靠谱的想法,对她所有的要求只剩下:不许添乱。我们在阿布扎比的谢赫·扎伊德清真寺游荡,那里奢华得让人有些不安。细节极度精致,繁复的花纹和精巧的结构却构建出纯净浩瀚的气象。我慨叹华丽有时候也会淤塞和浪费,晓枫悠然说:美来自难度。她光着脚踩在镶嵌着花朵图案的大理石地板上。我知道这句话从来都是她深刻至骨的主张。

□张锐锋

周晓枫散文的童话气质

我们面对的文学有两种:神话的文学和童话的文学。神话的文学让我们看到一个复杂世界的强烈映射,它是人类内心自卑和狂妄的说明,这种矛盾的、缠绕的内心生活,必须借助神奇的、凌驾于我们头顶的神秘权威的行为示范才能赋予其合理性。与之对应的是童话的文学。它是对神话的文学的背叛,是对个体精神的理解和内心规则的秘密遵守,它看到了每一个个体的差异并默许了这种差异,它以某种理性的光芒重新照亮被黑暗掩埋了的真实,并将精神从贪欲的肉体中分离和提炼出来,转化为某种纯净的形式。

在一个以物质为中心的时代,大众更渴望看到到神话的文学,因为这样的文学更容易展示社会的力量,人们会将自己和一个海量的数据包打包在一起,以便将自己的一切混合在时代的特质中。然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文学越是捕获足够丰富的个体心灵内容,就越容易让阅读者感受到自身存在的真实感,也越容易让我们感受到基本人性和精神的互融。而且,越是单纯的、透明的事物,也更有说服力 and 感召力。

这一点上,周晓枫的散文具有某种童话的天性。从她最早的散文创作中已经显示出这种倾向。比如《它们》《鸟群》《幼儿园》《斑纹》《琥珀》以及近期创作的《巨鲸歌唱》《素描簿》等,作者将目光投射到各种动物身上。这其中有着对现实生活的巧妙规避,也有着处理个体经验策略的考虑。重要的是,这些动物是大自然中纯洁的生命,它们的一切行为都呈现自己的本性。在这些我们所不能理解的动物身上,有着婴儿般的“无过失状态”的光芒。它们的一切,来自天性的召唤,体现了上帝造物的初衷,我们似乎能够从中找到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前的生命景观。

《它们》开宗明义:“在上帝眼里,家不是他惟一的子民。因为禀赋智慧,在自然的人类中,人近乎长子的角色,担当着某种家族主脉的承袭,及抚育幼小的责任。那所有盛纳着生命的,都是人类血缘意义的亲人。”在这里,人类不是征服者,不是不择手段的自利者,而是大自然的分享者,以及一个大家庭中的一切责任的承担者。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状态,一种令人向往的、万物平等的、深含着正义价值的宗教图景。它与现实形成巨大反差。周晓枫没有直接、直白和鲁莽地说出自己复杂的内心感受,她只是想用某种赞颂美好事物的方式,唤醒人们冷漠麻木的、无梦境的睡眠。

她描绘了动物世界令人震惊的美:“孔雀收藏着一把绝代华丽的扇子,它们喜欢在这个时刻把它打开。阳光的丝线在扇羽上编织着,光影变幻,璀璨夺目。孔雀是世袭的贵族。”“豹子是长得最精简的一种动物,它的肌肉布置、组织结构都是为了速度设计的,除此之外的一切都被剔除了。豹子甚至克制食量以保证身材、维持速度。”“象是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动物,但它却是草食,为了维持庞大身

体的热量,它长途奔走,花费数倍的精力和时间来寻找食物——相等的热量本来可以从一只动物的身体上轻易得到提供。相反,象群在野外常常会庇护被迫逐的鹿鹿……”

在《素描簿》中,她发现了蛇的神奇以及与僧侣之间的神秘关联:“光头,它剃度过。蛇的神情,融合了出家人的悲悯和淡漠。它的身体没有轮廓,始终维持额头的宽度——去除四肢里得以藏污纳垢的欲望,它修行。以最低微的匍匐,以磨蚀中的寸寸鳞片,受难般,感知大地上无尽的石块和刺丛。”在《马戏与杂技》中,她发现了马戏团里“集中着大量的动物天才”:“本性谨慎胆小的山羊,现在熟练地把分瓣的高跟的蹄子落在细细钢丝上,它中空、后弯的角上,像女孩的冲天辫系着红绸带。小狗排队亮相,摇摇摆摆,步子还不稳,穿着可爱的卷着花边的小花裙——幼儿园的一群小朋友。”这些令人感奋的描述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使我们立即就想到了些熟悉的文学家的名字——法布尔以及列那尔、希梅内斯。在这些遥远的欧洲人的笔下,我们曾经看到过类似的生动描写。

动物的种种特征,和我们引以为荣的很多品性具有相似之处,甚至某些隐藏于人性中阴暗、卑微、猥琐的东西远不及动物的德行。它们惊人的本领以及天然之美同样会引发我们的惊叹,并让这些万物的灵长感到相形见绌。这中间一直闪烁着一个个不朽的主题:爱。世界是如此美好,大自然中竟然存在着这么多美好的同行者,这给了我们热爱生活的充足理由。生活的繁荣不是人类自己在孤独中获得的,而是无数存在者和我们一起造就的。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不仅给予我们快乐,还不断用它们身上闪耀的神性,为我们提供拭去尘土的一面镜子,让我们从中找到迷茫中丢失的自己。

周晓枫也从动物们的行为中寻找人世许多谜题之解。许多社会现象和经验中的事实,不断动摇我们从一开始就尊为圭臬的信条。问题可能有很多答案,但是动物界的事实可能提供了问题形成的秘密基因。她写道:“肉食动物以草食动物为食粮,就像恶以善为营养。善滋育着善的蓬勃生长,同时抑制着恶的无边蔓延,这奇特的二律背反关系埋藏在道德法则的深处。当狼吃掉羔羊,它揭示了善恶的两种走向:善是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就善的,恶是以壮大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就恶的。有时我觉得善的传播依靠一种基因关系,只有血缘意义上的温良之辈才能继承和传递;而恶近乎传染病症,它的扩散不需要苛刻的条件。”这样,她推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恶在力量上强于善。

她还看到一连串令人痛苦的存在事实:在食物面前放弃了高贵和自尊。“我不会忘记一只长颈鹿给予我的细腻温情。我喜欢喂饲它自己喜欢的动物,我知道这是非法的。有一次,我带了苹果给长颈鹿。它的笼子太高了,我无法投递,只好把苹果切成块,从网笼下面扔进去。这种天生没有声

带、受了伤也永不呻吟的高大动物,以优美的弧度垂下它的头颈,因为苹果紧贴地皮,它必须困难地劈开双腿,尽力低头才能吃到。”

在另一篇文章中,主人公换成卑微的蚂蚁。“小小的铠甲武士,相互箝牢,企图致对方于死地。我不能从外貌上区分双方:精巧的触须和腿,占到身体一半的硕大脑壳,卵形腹部,细得夸张、几近束断的腰——蚂蚁长得全一样,它们凭什么记清庞大的家族成员并指认混同于中的敌人?靠气味吗?我从两边的蚂蚁队伍里各捏出几只,仔细地闻,辨别。”这种莫名其妙的兄弟阋墙、煮豆燃萁,令人愤懑和悲哀。重要的是,判断和指认敌人的方式十分轻率、简单,仅仅凭借毫无理性的冲动和激情,就可以将对方置于死地。

在这里,仿佛动物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照着人们按自己的原型写好的剧本,来表演一场戏剧。一个无处不在的导演,已经暗藏到它们的心灵里,控制了它们的情感和力量,铺排了所有曲折的过程和悲剧性的结尾。在周晓枫的许多散文中都涉及人和动物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这种关系推导出来的结论。动物不仅成为人的化身,还在其表演的细节中暗示了人的困境。可以说,这些动物形象编出一个个“伊索寓言”,并将其纳入了基于人性诠释的叙事美学。

另一方面,这样的散文不断营造紧张的语言氛围,将我们对待动物的故事嵌入一个巨大的背景之中,让我们充分感受到作家的悲悯情怀。在《幼儿园》中,她讲述了一系列童年的故事,其中一幕,就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以凹透镜聚集阳光追逐一只可怜的蚂蚁。“凹透镜下,出现一个耀眼的亮点。我调整角度,让它追上一只正在觅食的黑蚂蚁。舞台投射下来的聚光灯,集中在蚂蚁身上。强烈的光源似乎让它怔住了。它不动。然后,蚂蚁的腰背渐渐拱起,头部弯下去,几乎碰到屁股尖。它僵硬地翻了个身,几根细得快看不出来的腿在空气中盲目地蹬了几下,就停止……又移回来。”一个儿童仅仅出于对一个试验的好奇,却用一个雪亮的光斑杀害了一只蚂蚁。

她之所以选择了一个儿童无意之间的游戏,不仅仅为了回忆往事,也许旨在说明人们对待大自然以及动物世界的傲慢态度。儿童是人生的初始阶段,他们的行为表达基本人性。儿童对外部事物的处置方式,他对待动物生命的冷漠态度,更使我们悲伤和绝望。我们可能借用各种名义来粗暴地对待同一个屋檐下的朋友,用以满足自己的某种欲望,但一切理由都不能证明我们残酷行事的正当性。在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周晓枫引用了一条“伪消息”,据称尼斯湖怪兽已被捕获。她写道,水怪曾躲过百万年时间的劫难,最终却躲不过人类的眼睛。“一米多长的麻醉镖”是我们使用的科学凶器——有时科学就像一种伪正义,另一种形式的暴君,它吞噬仁爱,如同钢铁葬送麦田,工业

